

## DAO 的利弊权衡

### ● 激励机制的不平等因素

DAO 可能在最初或最终会被少数巨鲸控制，特别是采用了通证加权投票机制的 DAO。这是因为 DAO 的创始人或早期投资者往往会分得更高比例的治理通证。

这不仅导致了中心化问题，而且还引出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创始人和早期投资者创建了 DAO，并为 DAO 的发展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和资源，因此是否应该拥有最大的投票权和影响力？如果是的话，什么比例是合理的？这里要解决的难题是，后期加入的社区成员的声音可能会被少数成员淹没，导致他们的参与无法贡献什么价值。

从根本上来说，这里的矛盾是，如何奖励并赋能早期参与者，因为他们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并且提供了更多资源；但同时又不限制后来加入的成员向上走并发出声音。这与传统的社会体制完全一样。既要激励早期参与者，又要维持一定的上升通道。

### ● 去中心化与利益的权衡

DAO 要维持信任最小化，就必须建立权力制衡机制，避免操之过急地做出不理性且没有得到社区支持的决定。另外，这样做还可以避免 DAO 遭受治理攻击和外部渗透攻击。权力制衡是现代民主体制中的关键机制，可以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并明确定义每个部门的职责。

而去中心化的弊端是效率低下，导致 DAO 无法按时执行任务。比如无法抓住眼下的盈利机会或快速修复意外漏洞。由于 DAO 缺乏敏捷性，而且多层决策机制会消耗大量时间和资源，因此很难与等级严明的中心化组织展开竞争，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开源技术领域尤为如此。

这里的矛盾在于如何维持信任最小化的核心价值——这对 DAO 来说非常宝贵；同时又提高决策效率，消除冗长的决策流程。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协议是否能从传统的中心化治理架构过渡至更加去中心化的 DAO 架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需要多久才能完成过渡？在这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因素？其实政府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一方面要保护基本人权和法律，另一方面又要足够灵活，守住发展的胜利果实并快速击退新出现的威胁。

### ● DAO 发展带来的矛盾

说到去中心化的信任最小化技术，一些人首先想到的是“没有治理就是最好的治

理”。这是因为人类历史上确实很少有公平、安全和稳定的治理体系，因此任何治理模式都会从内外部滋生腐败。这个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但事实是，几乎所有社会体制本质上都是动态发展的，因此会不断迭代，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

DAO 的挑战是平衡两个矛盾，一个是将重点放在固化协议的底层规则并同时逐步消除 DAO 职能；另一个是持续发展协议并保持灵活性，而这通常需要扩展 DAO 的应用场景。这是目前许多 DAO 所面临的困境，DAO 成员因为对 DAO 的最终愿景产生分歧而陷入了无休止的内部争论。通常争论分为两派，一派希望严格遵循协议最初的愿景，而另一派希望扩展协议最初的应用场景，以覆盖更大的市场。

这里的矛盾在于，既要有清晰的愿景作为 DAO 发展的基础，又要有灵活的架构，可以不断改进，以满足 DAO 成员新的需求。这个问题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也十分常见。随着人口结构和历史背景的改变，人们对于社会共同愿景或者未来发展方向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观点。

## ● DAO 的管理层是否存在

许多人认为 DAO 应该没有领导的，这可能跟去中心化提倡的理念有关。没有领导的社会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是行得通的，但纵观历史，缺乏强大领导力的社会往往运行效率不如那些有明确领导者的社会。一个社会如果没有领导者，就可能出现“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这个现象指由于没人出来承担管理职责，导致共同利益被忽视。这样的社会还会出现权力真空，由于没有掌权者，会导致内部各派系发生冲突，填补权力真空。除此之外，这样的社会还缺乏远见和定力，无法真正实现复杂的愿景，因此最终会陷入停滞。

而有领导者的弊端是一旦他们拥有太多权力，就有可能作恶，而这将抵消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最大的优势。因此，一些 DAO 已经开始探索代表制。比如 Synthetix 建立了斯巴达理事会（The Spartan Council），这是一个由 DAO 选出的七人团体，对用户提交的改进提案做出决策。Synthetix 会抓取链下投票快照，提交给斯巴达理事会，并通过这种方式在投票前试探 Synthetix 通证持有者社区对提案的态度。

这里的矛盾是既要提供足够的激励和自治权，以吸引、赋能并保护有远见的优秀领导者；又要限制其权力无序扩张，以免他们的行为偏离 DAO 的共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平衡，因为好的政府领导者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社会，而坏的政府领导者也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惨不忍睹的社会。

## ● 如何满足不同时期成员的不同需求

DAO 面临的另一个主要挑战就是如何平衡 DAO 成员的需求和关切。比如，一些 DAO 成员最关注的是短期增长，比如如何捕获更多价值或吸引更多游资，即便牺牲 DAO 金库的长期灵活性也在所不惜。另一些 DAO 成员则更关心如何真正推动应用并在长期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这些目标往往在中短期无法使 DAO 成员获益。

这个矛盾与上文提到的“管理层是否存在”和“激励机制的不平等因素”这两个矛盾交织在一起。DAO 的领导者通常都是元老级成员或创始人。因此，他们可能已经在前期赚得盆满钵满了，而且 DAO 的可持续发展更牵动他们的自身利益（经济利益和声誉），因此他们自然会更关注 DAO 的长远发展。而新成员通常与 DAO 的利益瓜葛不深，因此会更关注短期利益，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愿望没有达成，他们可能会离开。

这里的矛盾在于，既要理性处理不同 DAO 成员的关切，不能所有需求都同时满足，并坚持长期规划，最终取得成功；又要照顾到 DAO 成员合理的关切。传统治理机制在推出重大政策变更的时候往往会面临同样的矛盾。一方面，它们需要接受一些公民可能会对政策转向产生不满情绪；但另一方面，如果不能获得足够多的支持或政策落地无法达到切实的效果，那么政策变更也无法获得足够的动力去真正落实并产生影响。

## ● 衡量不同专业能力占比的成员的权重

区块链技术是 DAO 的核心价值主张。然而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 DAO 底层的智能合约及其所在的区块链。另外，还要考虑各种法律和商业因素，以针对 DAO 的提案做出理性判断，比如投资新业务。这就需要有专长的 DAO 成员——通常是开发者、律师、各领域专家和创始人，在 DAO 投票之前具体解析提案。

这里存在一个挑战，那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有经验的成员提供帮助，大多数 DAO 成员都无法正确权衡利弊。比如，DAO 需要有经验的成员来解释复杂的技术术语，并具体分析法律和经济领域的问题。由于这些成员非常重要，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他们应不应该在投票中获得更大的权重？或者 DAO 是否至少应该奖励这些成员？

这里的矛盾在于，DAO 既需要激励有经验的成员维持活跃度和贡献；又不能过度依赖或过度授权这些成员，以免打击其他成员参与的积极性。政府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政府既要在一些情况下依靠专家帮忙，又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无视其他公民或专家的不同意见。

## ● 是否避免 DAO 超级金融化

所有 DAO 都必须设置适当的准入门槛，否则就容易遭受女巫攻击，而且就连在 DAO 中没有任何历史记录或金融质押物的人都可能操纵决策结果。大多数 DAO 都设置了一定参与门槛，比如必须持有 DAO 的原生治理通证。

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人可能会持有很高份额的治理通证，或甚至会暂时借入治理通证，从而影响治理投票结果，并对 DAO 发起所谓的“治理攻击”。这里的矛盾在于，DAO 既需要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以抵御女巫攻击，又不能完全基于金融资本建立组织架构。如果 DAO 不设置非金融的准入门槛，就很有可能

面临超级金融化的问题，即：所有决策都与财力直接挂钩。索性，以太坊联合创始人 Vitalik Buterin 等众多顶尖人才目前正在探索这个领域。Vitalik 在名为“Decentralized Society: Finding Web’s Soul”的论文中提出创建灵魂绑定通证，通过非金融的方式来奖励链上用户。

这里的矛盾在于，既要保证 DAO 成员以某种形式质押资产或声誉，又要避免 DAO 出现超级金融化问题。如今的社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金融资本在集体决策中的影响力过大。